

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

正阳大街

□王跃斌

这条街原来没有名字,人们习惯上叫它老街。1949年以后,它才有了名字,叫正阳大街。正阳大街原来是条荒路,从铁力城里通往火车站。听父亲讲,他下关东那年,也就是1938年,从火车站到城里,全长三公里,只有三栋建筑。

我对正阳大街最早的记忆,来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。那年春夏之交,父亲挈妇将雏,带领我们回山东老家,走的就是这条街,坐的是带篷马车。马车一路颠簸,颠簸得我头昏脑胀,到火车站时,后脑勺又添上个大包。

那时的正阳大街是条黑土路,路两边有壕沟,路面凹凸不平,弯曲着两条车辙,深深浅浅,宽宽窄窄。如果是晴天,每有马车走过,都会卷起两股黑尘;

如果是雨天,又总会有马车陷入泥淖。乃至时至今日,在我有限的儿时记忆里,仍然鲜明着车老板打马的情景。马车的两个车轮深陷泥淖,车老板甩得小马鞭嗖嗖响,光头上腾腾冒着汗气,一次次抽打驾车的辕马。结果,还是在路人的帮助下,人马共同努力,最终将马车推出泥坑。后来,十多年后,我读南亭亭长李伯元的《文明小史》,读到“无风三尺土,有雨一街泥”时,就想起了正阳大街。他说是晚清时的北京城,拿来形容正阳大街,恰如其分。

正阳大街最初的变化,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。那时,为了改造这条大街,曾挖掉路心黑泥,换上砂石和黄土,使这条街变得平坦。但因路基基础浅薄,年复年上,总有些路段翻浆,造成路面起伏不平。人走尚可以,如果是马车,那就如同在波海上颠簸,让坐车的人感

到不舒服。更难堪的是,倘或是晴天,每有大车经过,都会扬起满街黄土,没头没脸地扑向行人,想躲都无处藏身。

那时,往返跑街里和火车站,只有一辆公共汽车,其余的都是马车,或者是驴车。而且,无论是汽车,马车,还是驴车,都只供乘客白天乘坐,倘若是夜晚,那就只有靠步行。

那时,正阳大街两边,建筑仍然寥寥无几,砖房更是屈指可数。从街里到火车站,迤迤邐邐七里来路,除却十字街左近的新华书店,第一旅社,第一饭店,朝鲜饭店等几家店铺,再远一些的水文站,第一中学,剩下的全是黄土草屋,高高低低,稀稀落落。

再说那几栋砖房,大都是红墙黄瓦,土里土气,别无长色。如果说特殊,也只是有一座,单位是建设局。这座砖房设计成欧式,独具一格,应该是哥特式,横坐在正阳大街的中部,墙有棱角,窗有遮台,墙体为红黄相间,很是鲜明。如此,我每次上下学,都会多看它几眼,心中充满了喜悦,甚至还想,长大后能到这里边工作,真的不错。

在那些砖房之中,只有两座是楼房,一座是第一中学,一座是水文站。第一中学说是楼房,也只是中部为二楼,其余两侧是平房,普通的红瓦,墙体涂料为黄色,掩映在绿树之间,显得很气派,很高雅,甚至有些神秘。那时,我们所有的小学生,都把这座黄楼当做殿堂,既神圣,又憧憬,梦寐以求,将来能走进它的课堂。

水文站的楼则更小,统共二百平方米左右的面积,也是一、二楼混合建

筑。西半部是一层,东半部是二层,矗立在左右草房之中,显得有些鹤立鸡群。任是如此,我每每经过它时,还会多看上几眼,往往就萌生一种自豪感,晚上做梦,都有了大楼沿街的情境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正阳大街又有晋级。这次升级是高档次的,应该说是脱胎换骨。人们铲走路面原有的基础,无论是砂石,还是黄土,再垫碎石,再铺沥青,将条沙土大道,现代成沥青大道。

大道两边房屋,更有了质的飞跃。原来的草泥土房,大多被砖房所取代,并且三四层的楼房渐多,栋栋相望。

正阳大街上的交通工具,此时已有鲜明的变化。马车,驴车尚在,但基本上做了古董,公共汽车已有几辆,微型车则多一些。最多的是那种三轮摩托,学名叫作港田。我们平常时候,都叫它三轮吉普,或者更阔气些,叫它港轿。有了这些交通工具,人们再来往城区,

故乡幸福路

或者是上下火车,就不愁代步工具了;不管是居住在小城哪个角落,只要走到转盘道,都会找到微型面包,或者是港轿,有车可坐。

所差只有深夜。因为客少,车主很少有开夜车的。记得一次,当时我在异地读书,子夜下车,没有接站的车辆,只好步行回家。走到新华桥时,突然就从桥上跌上个人,吓了我一大跳,头皮都爹立起来。走到面前再看,原来是中学同学,在公安局刑警队工作。我问他,怎么更深半夜地在此“劫道”,他说是前些日子,这里总出事,他们要轮班在此守候。

正阳大街的改造也是付出代价的,那就是砍掉了道两边的老树。这些树大抵都是榆树,有几十年的树龄。取而代之的是糖槭树,迟到20年后,才树冠成荫,给小城增添不少的绿意。

新世纪之后,正阳大街再次改造,主道两边再扩充出人行道。可喜的是,那些糖槭树最终被保住了。如此,我每次走过正阳大街,走在两行绿荫之下,都会生感激之情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,学校在正阳大街中部,我每天都走两个来回,一走走了4年;我最初工作的单位,是铁力火柴厂,正阳大街是必经之路,我来回走了4年;我后来回到第一中学教书,寒来暑往的,走了4年;再后来,我的办公地点挪到第一中学旧址,一直劳作到退休,天天走正阳大街,又走了7年。统计起来,我走正阳大街,整整走了20年。如此,我跟这条大街,就结下了不解之缘,有了深厚的感情。乃至今日,我敲打这篇文章时,胸中仍游走着朦胧的眷恋。

那年那月

发了英语磁带,每次回家大哥都要听,练习口语。录音机中传出呜里哇啦的英语,不再是熟悉的音乐和戏曲,母亲好奇地听着,觉得深奥极了,悄悄地关上大哥屋的房门,怕打扰孩子。

四十年弹指一挥间,改革开放后,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。后来又有了随身听、mp3,现在听音乐有了手机、电脑,录音机早已退出舞台,成了历史的见证者。但是那台录音机带给父亲的满足,带给母亲的幸福,带给我们的陶醉、欢喜、感动,已化为美好的记忆,在今天依然珍贵。那些记忆中的旋律,是岁月深处的声音,它们穿过时空,依然清晰地 in 耳畔回荡。



湘江公园记

□贾宏图

滨城建新园,“衡山”与“汉水”相接处,“赣江”与“华山”连手间,近十六公顷。高楼之间一方绿园,城市之心田是也。

戊戌年中秋,游人往之,市民视为盛事。只见四周环绕高耸碧树,园内遍铺草地茵茵如毯,杨柳松柏间植其间,水流穿淌潺潺有声,小桥飞架如树干搭起,有栈道相连,曲径通幽。更有跑道转园而设,红绿各半,起伏有致,软硬兼备,走得惬意,跑得舒坦。脚下音乐与头上喜鹊共飞,园中秋水与长天一色。

此园无门,有甬道多条,四通八达。进园者随意游览,可行可跑可歌可舞。园中有木椅可供长者息,有沙坑可供孩童挖,有广场让年轻人嬉戏,有厅堂供闲适者喝茶饮品咖啡看书报。此乃市民休闲健身娱乐之良处也。

此湘江公园,设置数十年有余,然高网相隔,市民相望而不得进,常望园兴叹生怨。本年春市政府听从民意,投资近两千万,拆网移墙,建道补草,请出“高尔夫”,还绿老百姓。此园设计现代,设施新颖,保持自然鲜活之生态,满足百姓自由之天性。一流工匠巧夺天工,披风沐雨夜以继日,不足百日成就此顺天时合民意之嘉园。

老夫年逾古稀,常为海内外名园舞文弄墨,今进湘江,心旷神怡,精神为之一振。此园虽无纽约中央公园之广阔,但比其通畅;虽无巴黎凡尔赛宫园林之古老,但比其清爽。与国内名园相比,湘江公园之开放性可为之最。哈尔滨大剧院之美已为本城争光,湘江公园可随其后,为世人赞许。

迎晨阳老夫进园,见草坪上闪烁如钻石般璀璨光彩。甬道上奔跑或散步者,面朝朝日般开朗明媚。小广场歌声随乐队唱起,歌者众,如阳光下之群雕;公园美,如城市之缩影。

伴夜色老夫进园,闻轮椅上苍苍白发人朗朗笑声,看草地上孩子蹦蹦跳跳之身影,尚有迷离的灯光下青年人相依之情形。园里微,足见人间之大风景。

往日老夫散步时常闻讽喻时政之语,在此园竟一派赞扬政府之声。

呜呼,以民乐为大乐,以民忧为大忧。解民忧造民乐,执政之本也。为民众造福者,民甚爱之。

湘江公园为证,是以为记。

心存感恩

□水森

◇人都是在时光宝盒里跌跌撞撞成长的,虽有“三岁看小、七岁看大”一说,但是,终究是一点点离开了最初的模样。

◇一个人由幼稚脆弱变得成熟坚强,就一定会走进自己曾经憧憬过的殿堂。

◇没有人不了解走捷径会来得快捷,但都仍然坚守着原则;即使饱尝了世间的冷漠,依然用阳光心态给命运掌舵。

◇一个饱经风霜、历经沧桑、久经考验的人,总是时刻提醒自个,受过伤害了,千万别去害人;经过是是非非了,千万不要惹是非;被人愧对过了,千万别去愧对别人。

◇人要感恩!心存感恩,就会感到幸运、感觉温馨!要感恩父母,他们赐予

我们宝贵生命;要感恩家庭,它涵养我们健康成长;要感恩社会,它助力我们有所作为;要感恩时代,它提供了我们做人修身的历史机遇和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!

二

◇风景大多妙趣横生,不同的角度感觉各不相同;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皆不同。

◇观看不同的风景,就会感受不同的美妙;体验不同的生活,就会感受不同的味道。

◇人总有期待,人也总有无奈;人生总有成功和失败,人生也总有平凡和精彩。◇人不会因为偶然的挫折生烦恼,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曲折犯急躁。

◇一个人只有做到顺其自然,不随波逐流;心胸坦然,不尔虞我诈;保持淡然,不追名逐利,幸福幸运、欣然安然,每时每刻必然都在你身边!

三

◇人间最美丽的风景并不在眼中,而是在心中;人生最美好的感受并不在于体验过多少次荣幸,而是内心深处的淡定与从容。

◇一个人绝不是每一段路程都会获得成功;不是每一次奔波都会有所收获;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获取佳绩;也不是每一次落泪伤心都会有人同情怜悯。

◇一个人“兼听少偏信”“兼顾少偏见”。要善于观察自己周边的环境,要乐于倾听内部外界的声音,要勇于面对不可改变的事情。

◇做人,要站直了站稳了,一直往前走;要行端了行正了,永远走正道;要向上向了向善了,始终初心不变。让梦想飞扬并把酸楚带走,让伸手援助传递友爱互助。

◇人生旅程取舍离合孪生其中,觉得珍重的,就把它留在心底;觉得遗憾的,就让它随风散去……

个究竟。那个年代结婚时的四大件是缝纫机、手表、自行车、电视机,谁家里能有台录音机简直让人羡慕。母亲看着录音机,生气地数落父亲败家,买这个东西干吗?还不过日子了?父亲嘿嘿地笑着说:你不是喜欢听戏吗,这你可以天天听啊,新风霞随时给你唱戏,省得你自己在家闷得慌。母亲半信半疑,那时大多数人还没见过录音机呢。

录音机可以录音、放音乐、听广播。一家人围着这东西,新奇地摸摸这摸摸那,父亲把一盒空磁带放了进去,说:我给你妈唱段京剧。父亲五音不全,但还是执着地要给母亲唱,当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从录音机中传出来,全家人都笑得前仰后合,那声音似乎变

了,依然热度不减。天边刚有点擦亮的时候,睡眼惺忪的小商贩们,开始出摊啦。他们的货摊都摆在张开的伞棚下。伞,是一样的高度,相同的大小,钢筋骨架,一条条铁腿被紧扎在一起,左右看齐,横竖排开,水果区、早餐区、青菜区、水产区、杂货区,把个偌大的地面塞得满满当当。三面有楼围着,一面临街,沿着楼边儿拐成大大的U型,最深处有个开口,通向细长的广源商业小巷。

棚顶的布,有的红白相间,有的深蓝,有的纯黑,连成宽厚的一片,恣意接满晨光。商贩头顶上吊着灯泡,发着红的光,白的光,直溜溜一排,像列队的士兵。

沿着路边儿,瓜老板把几个滚圆的绿皮大西瓜,认真地摆好,旁边是满满一车西瓜;香瓜的主人,轻手轻脚地,把瓜蒂一个一个剪掉,从一个筐放到另一个筐里,再用崭新的保鲜膜封上,贴上标签,这瓜顿时就高大上起来。两家卖炒瓜子摊子并排紧挨着,占的地界最大,炉子还没点,一筐筐瓜子为了防潮都被塑料布蒙着扎紧了口,整齐排列,摊主在默默骑着车头……

一位老太太打着哈欠,坐在里面一家超市门口台阶上,把两大包绿油油的大叶婆婆丁摆在脚下,占据了自己满意的位置。她一棵一棵仔仔细细掉掉在婆婆丁上面极其细小的草叶,然后啃着手里半只烧饼,用塑料袋一抹嘴,拍拍手,就抱着膝盖专心等着买主上门了。

另一个老太太,在旁边,眼看着地上的小百货,塑料刷子,锅盖钮,牙签,小钢勺,满满一地小玩意儿。

她们俩的对面是卖桃子的,女摊主拿着笤帚把自己的地盘里里外外扫个干净。

逛早市的人,都是一家里善于早起

的一样,既熟悉又陌生。母亲开心地笑着,拭去眼角的泪花。

母亲是唐山人,喜欢听评剧,在家里总是哼着小曲:“夏季里端阳五月天,火红的石榴白玉簪。爱它一阵黄呀黄昏雨呀,出水的芙蓉亭亭玉立在晚风前。”这录音机是父亲送给母亲的唯一礼物,有了录音机,母亲可以一边听戏,一边做家务,笑容每天都挂在母亲的脸上,走路脚步都轻快起来。

晚上,我们就可以听流行歌曲,那时港台的流行乐刚刚进入内地,买不来原版的录音带,大家就买来空白磁带,把两个录音机用一根连接线连起来,这台放那台录,大家喜欢的音乐就这样越传越广。

录音机是双喇叭,音量小,音色不

好。父亲又开始自己学着做音箱,托朋友买了一个大喇叭,一个重低音喇叭,一个放大器,把家中一个木头箱子拆了,箱子的前面锯出两个圆形的洞安装上喇叭,里面铺上海绵吸音,通过父亲的DIY,录音机声音一下大了很多,音色也变得质感优美,饱满圆润。夏天吃过晚饭,小院人都坐在凉椅上,手摇蒲扇,在院子里乘凉。父亲会打开录音机放上音乐,和大家一起欣赏,有熟悉的歌曲,父亲会轻声和唱。仲夏之夜,满天繁星,月光似水,微风入怀,音乐在小院回荡,大家都陶醉在音乐里,简单的岁月里有简单的幸福。

后来大哥上了高中,需要学习英语,录音机派上了大用场,学校给学生

的勤快人儿,他们或是从黎明湖遛早归来,或是专门从被窝里爬起来,或是大老远从别的小区开车来,给家人买早餐,买水果,买新鲜蔬菜。

人们挤在各个货摊之间,或是伸头问价,或是等着称重付款,或是思量买不买,过道儿显得越发窄小,你低头想过去的时候,会看见各种各样的裤腿和鞋子,时不时,还要给轮椅车、儿童推车、自行车,拄拐的老人让个道儿。

大锅炸的黏苞米,在路口开张,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满满一锅散发着黄乎乎的光,香味直往人鼻子里钻。锅旁守着女人,苞米堆旁,蹲着男人,各自招呼。熟的,五块钱俩,生的,十块钱七个。从黎明湖边溜达回来的人们,过了

红绿灯,很快围上来,渐渐的,锅里苞米少了,地上苞米叶子多起来。

往前走,一边是油光锃亮的茄子、豆角、辣椒、西红柿,各色新鲜蔬菜排列整齐,一水水高颜值等候挑选;一边是花花绿绿的各色水果争相献媚,水灵灵,泛着光的大红樱桃,油桃,水蜜桃,蟠桃、黄桃、荔枝、姑娘、芒果、香蕉,均是上好的成色,每走一步,都是走向诱惑,在此起彼伏的招呼声中,人们几乎没有空手而归的。

住得深里,是一条小吃街,永远都摩肩接踵。各种小吃,面食、熟食,咸菜,酱菜,琳琅满目。人们左右比看,买了这家,还惦记瞅瞅那家,眼花缭乱。

一家煎饼摊前,老板下翻舞,把一张大锅盖盖的面,在锅里翻了个个儿,转了几个圈,饼就在锅里打着折地熟

了,再抹上一刷子酱,撒上一把葱花、香菜,两只铲子对着一搓,饼就卷成了卷,再麻利地一甩,就到了旁边媳妇儿的大面板上,媳妇儿手起刀落,咔嚓咔嚓,饼就被刻成了好几节,然后上称,收钱,装袋,把热乎乎的饼递到看得目瞪口呆的顾客手中。

有一家小哥哥的油条豆腐脑店总是排着长长的队,人们宁可等,也要吃他家的,里面几张桌凳也都坐满了人,伙计们里里外外招呼着。

十三香那边围得水泄不通,人是被南方小伙伴的一套叫卖小嗑招来的,他的叫卖就像唱歌:“炒菜和馅,熬鱼做肉,烙饼炸丸,做个鸡做个鱼,做个排骨没问题! 大家庭,小家庭,离开调料,谁能行?”“一楼炒菜二楼香,二楼炒菜全楼香! 买一份送父母,养好身体补一补,买一份送丈母娘,她说女婿就比别人强!”“大盆十块,小盆五块! 买个大,给个小,买个哈尔滨,给个太阳岛!”听得人迷,一没留神,就凑上去掏钱买了一盆回去。

晚上下班回来,人们也会顺便来广源市场溜溜,这时候,大多穿戴整齐的正规,有的一个人来,有的夫妻俩一起来,相比早上急火火地排队,这会儿的节奏会慢下来,遇上好玩的或者不那么好玩的热闹,就会多看一会儿。

下棋设局的,摆着大音响唱歌的,有人好信儿凑上去,也有人老远躲开,但因为缺少两,买还是不买,东西好还是不好,这些问题发生的吵吵嚷嚷,永远也停不下来。狡黠的卖主对老大娘们都是小心伺候,因为她们的斗争经验极其丰富,买一斤花生米都会一颗一颗挑拣,也会为几根葱、一把菜的分量,拎着秤杆子返回来算账。

逛市场,容易碰上熟人,熟的就拉拉扯扯,不太熟的就客气客气;遇上多年未见的老朋友,就追上喊住问候;遇上不喜欢的人,就互相装没看见绕道溜走;要是闺蜜相见,就干脆一手拎着菜,一手搂住对方的脖子,大呼小叫起来。

摊位和摊主,多少年都不变,都有点面慌的脸熟。卖调料的大婶儿,卖花卉花盆的大哥,卖煎饼的男人,卖水果的女子,天长日久,买卖顺便搭个话,凑整抹零,差一不二的,都不太计较。

这里差不多是每年秋菜最集中的地方。秋天一来,卖大白菜、土豆、大葱的车,就会铺天盖地地把大街占满,使这个市场忽地扩大了一号。人更多,车更多,心烦意乱的我,经常绕道走,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

天冷了,商贩们就都搬进广源市场室内,继续叫卖。楼上楼下,照样琳琅满目,又是一番天地。

头些年,我们家常去光顾一个臭豆腐摊。女摊主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市场院里一个固定的位置。露天地,小推车,戴着露着手指的毛线手套,面无表情,但手脚麻利。

她做的臭豆腐跟别处的不同,不是油炸的那种黑豆腐,而是在家发酵好,现场在平底锅里煎出来的,香,鲜,嫩,滋味浓,趁热咬一口,还想再吃一口。后来,我在嘉兴的西塘吃过一次徽州毛豆腐,忽然觉得那味道似曾相识,应该就是很多年前广源市场这家臭豆腐的味道。

整齐的薄豆腐块被一排排摆好,按照下锅的先后,依次翻个,翻上几遍后,豆腐块两面都变得焦黄,她再用小刷子刷上酱,撒上碎碎的葱花、香菜、胡椒粉,辣椒,这样,这份就好了。

臭豆腐独此一家,经常供不应求,大家耐心地排队,等着,看着,看得嘴里直泛口水。眼看着她用小铲子把豆腐装在纸盒里,插上牙签。一块钱三小盒。冬天,下班回来,常多拐几步去买上五块钱的。我边走边吃,你一块,我一块,最后一块必须得要推让一番,大凡都是一人咬一半来解决,到单元门儿就吃没了。

一来二去,就熟了。才发现,瘦小的女摊主,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大,常常年在风风日晒,皮肤有点粗糙,她说:“看你们多好呀,还有个单位能上班,我做梦都想上班啊!”后来得知,多年前她也有个“班”,后来厂子黄了,她成了下岗女工。

秋天,她在风里出摊;冬天,天黑得早,小车上多了个玻璃罩,里面带灯的,平锅也增加了一只,算是扩大经营了吧。这几年,再也没看见她出摊,不知是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,还是去别处卖臭豆腐了,只是可惜,再也没有吃过她做的臭豆腐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,我守着广源市场这个偏得的“后花园”,每天早出晚归,买菜做饭,讨价还价,兴致勃勃。

